

网上的N种情事

60位网上“恋人”的情爱写真

网上的N种情事

吴金良 著

群众出版社

网上的N种情事

60 位网上“恋人”的情爱写真

吴金良 著

网上的N种情事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网上的 N 种情事 / 吴金良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14-3867-9

I. 网… II. 吴…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6835 号

网上的 N 种情事

著 者: 吴金良
责任编辑: 张 蓉 张 晔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867-9 / I · 1611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吴金良，男，51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曾多次获奖，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译介到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著有小说集《醉人的春夜》、《吴金良小小说》，长篇纪实文学《千万别把钱借人》、《人生黑洞》，长篇传记文学《蒋氏家族全传》（合著）等。目前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任编辑。

虚拟世界的真实场景(代序)

大约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某杂志以“生活”为题搞了个征文比赛。征文结束，获得一等奖的作品是一首短诗，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短的诗，因为它只有一个字：网。

用一个“网”字来诠释和概括生活，表明了作者独到的视角——生活就是一张无形的网，所有人的生死歌哭、悲欢离合，都在这个网中。而当时，网络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彼网非此网，两者在形式上和本质上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可是今天的网络之网却正像 20 多年前的那首诗所概括的那样，已经成为某种特殊视角下的生活的全部。网络新闻、网络通信、网络广告……还有本书将要论及的网上聊天——网上发生的故事。

中国人同化并发展外来文化的本领是代有传人的，所谓同化就是把外来文化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变成本土文化的一部分；而“发展”就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恭维了，因为这种发展常常是某种意义上的曲解和异化，即如卡拉 OK、台球等，到了中国人这里，都有变造、俗化的倾向，网聊也概莫能外。我们说，网上聊天肯定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但中国人有本事把它发展到极致却是可以肯定的。自从电脑走进千家万户，网络变成现代人生活和工作当中须臾不可或离的一种工具之后，人们忽然发现，网上聊天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交流方式。在这里，素不相识的人可以谈天说地胡诌八扯，也可以倾诉衷肠男欢女爱……网络的功能当然决不仅止于聊天，但是在很多人眼里，网上聊天才是上网的真正目的。以新浪聊天室为例，无论你什么时候打开它的界面，它所显示的在线人数总不少于十万人。更著名的是腾讯 QQ，平时在线人数就是近百万，每到节假日，更是突破百万甚至更多。它成了人们宣泄情感、排解郁闷、

寻求寄托甚至释放某种被压抑的欲望的理想场所。正常的人性在这里随意变形，腼腆的变成豪放、羞涩的忽然大方了。五尺须眉，可以伪称二八娇女；徐娘半老，大可自称情窦未开的小女孩。网名更是乱七八糟，有文雅的，如云淡天高、钟子期、露花倒影、在水一方等等；有直白的，如京女32、有房有车男；有心怀叵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如善解人“衣”、举“势”无双、“语过添情”；还有淫秽的，直接就叫寻一夜情、出台女、一夜五次男。还有公然在网上大做淫秽广告的，网上招妓、寻鸭，省却了谈情说爱的繁文缛节，直接讲价钱谈交易，把现代化的网络变成少数不洁男女媾和偷欢的“皮条客”。

浏览一下各种名目的聊天室，“少男少女”、“网上找情人”、“婚外恋”……单从名称上看，就足以使人想入非非。多少人沉迷于此不能自拔，只为了那虚无缥缈又似乎触手可及的心灵抚慰与情感宣泄。

真实的生活有时候充满了虚伪，虚拟的网络也能传递真实的感情。到底是生活真实还是网更真实，有时候真让人感到迷茫。因为职业的关系，笔者在网上也算浸染熏陶了三年多，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看到、听到、体验到了网络的虚无而又实在的魅力，感觉它有时候真的比现实生活单纯多了。三年来的经历，有许多话想说，有许多故事要讲。不过我要说明的是，我搜罗的故事大都是身边朋友的，少数是辗转听说的。为了保护每个故事当事人的隐私权，我只好挺身而出，把一切朋友们不愿披露、害怕对号入座的事扛起来。也算是一肩担闲事，双手著文章。因此，有时候是为了朋友的隐私，有时候是为了叙述方便，会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别人的故事。但是“闲事”担得多了，又怕自己也受不了——这毕竟标注着“纪实”二字，若是至爱亲朋同人文友们以为“我”就是我，也不是很好玩的事。所以着意说明一下：本书以第一人称所写的人和事，与笔者本人无涉。此外，既谓纪实，本当完全写实，但是因为这类故事大都涉及个人隐私，一旦实写，难免有人被对上号，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使用了“乾坤大挪移”，所谓张三的胳膊李四的腿，山西的鼻子山东的嘴，年龄可以虚设，性别可以颠倒，但事情却是真的。

为这个纪实文学，要使用这么多的非纪实手段，做这种不伦不类的说明，感觉真是很累。想一想，还不都是这个网络闹的。网啊网，真是有形又无形，无情亦有情的尤物。你说它无形，打开电脑它就在你眼前，无数红男绿女，几多情仇恩怨；你说它有形，屏幕一黑，所有喜怒哀乐生死歌哭都化作过眼云烟。

网事缥缈如烟，浩浩无涯，撷取浪花数朵，奉于读者诸君。

目 录

- 第一章 爱在网上/1
- 第二章 欲望在线(上)/31
- 第三章 网上情爱也销魂/46
- 第四章 我的网聊故事(一)/74
- 第五章 网恋之歌歌一曲 请君为我倾耳听/90
- 第六章 网上青春期/105
- 第七章 网聊女人故事多/122
- 第八章 开心 ED/147
- 第九章 骗你没商量/176
- 第十章 我的网聊故事(二)/189
- 第十一章 我的网聊故事(三)/212
- 第十二章 我的网聊故事(四)/234
- 第十三章 都是网聊惹的祸/254
- 第十四章 不是网恋也关情/265
- 第十五章 欲望在线(下)/279
- 第十六章 网聊——谁来为你“埋单”/291

第一章 爱在网上

聊主档案：

网名：牛忙

性别：男

年龄：48岁

职业：记者

婚姻状况：已婚

亲情，友情，大多数人在网络的世界里找到了。而爱情，却不是每个人都会找到，但它却真实地存在着。显示屏、主机、CPU……网络设备是冰冷无生命的，但使用它的人，哪一个不是有血有肉？网恋，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但是网恋，有谁能说它从未发生过？精神上的爱，肉体的爱，都是爱。柴可夫斯基有个情人，叫娜捷塔，两人一辈子都没见面，但文字的交流让他们相爱终生。这是纯精神的恋爱。网络爱情与这极其相似，谁也不能说这不是爱情。

我永远相信网上自有真情在。不相信这句话的，不能说它没有，只能说你还未遇到。既然有无数热衷于网上聊天的人，就肯定发生过无数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让我们珍惜吧，把这人世间真爱放在心底。在月光如水的夜晚，在薄雾蒙蒙的清晨，在春色无边的艳阳下，在冬雪飘零的寒风里，在每一个我们愿意回忆的时候，那些该记起的往事都会像碧绿夏荷上晶莹剔透的露珠，新鲜而明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宛如小小的橘红色的太阳，散发着暖暖的淡淡的光，在每一个孤寂的黑暗的夜晚温暖我们的心房！

一、这一切，就像我身上的一块胎记，不管它长在什么部位，都会成为我的永远

时间是2002年10月18日，星期五。这是一个我感觉要发生什么的周末，我的预感有时候很准。并非只有女人才第六感发达，男人也会有。比如我，现在。

下班前，女儿打来电话，问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还要值班。我反问：你希望呢？女儿笑嘻嘻：我希望你一直值班到圣诞节。你个小没良心的！我笑骂一句，心里却是一下子感到很轻松，不用回家了，也就不会听老婆的絮叨了。她的絮絮叨叨已经迫使我把烟戒掉，最近又开始注意我上网了。同样的问题她已经问了上百次：你以前不就是玩游戏嘛，怎么又学会上网了？人说网上没好人，你就聊吧！

工作需要，我每周要值一天班。九月初的一天，轮到我值班，下班前同事小陈随口问我：你值班都干什么啊？我说没事可干，也就是看看电视打打电话玩玩电脑游戏，困了就会周公。我们值班不是瞪眼班，是值个喘气儿班，只要有人就行，没什么事就可以睡觉。小陈好像很同情我的没事可干，说你还不如学学上网呢。惭愧，当时的我对上网的事一无所知，竟然傻乎乎地问他上网有什么好。小陈说你可以看新闻、玩网上游戏，还可以聊天。见我仍然懵懂，他又进一步诱导：你没事打电话不也是跟朋友聊天吗？那是跟熟人聊，到了网上，你可以跟随便任何一个人聊，而且，是女人。他的脸上出现男人之间谈论女人时那种诡秘的笑。我压抑住心中的涟漪，没让它荡漾到脸上来，接着装傻：怎么聊啊？天地良心，至今我还应该感谢或者痛恨小陈，感谢或者痛恨他那天的耐心，使我学会了上网。感谢他，是因为他教会我上网，网络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痛恨他，也是因为他教会我上网，网络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的爱恨情仇。

小陈没有因为我的愚钝而放弃，当即就坐下来一步一步地教会了我怎么进入聊天室，怎么起网名，还示范性地随便找了一个女人聊了几句。我虽愚钝，没多一会儿也学得差不多了。从此，网络在我眼前撩开神秘的面纱，向我展开了一个新奇而又神妙的世界。

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你若是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就上前打招呼，人家多半不会给你好脸色；可是在网上你可以随便跟任何一个人（当然我说的是女

人)打招呼。对方就是不理你,也决不至于不给你好脸色——当然了,也看不到。网上有网上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反过来。红灯行、绿灯停,轧黄线、走逆行,随便。哈哈,洒遍人间都是情,你就铆足了劲儿播撒爱情的种子吧,用不了一年,你就有忙不过来的感觉啦!

回想起来,就是这一点完全有别于现实生活的自由感和新奇感,使我上了瘾。到国庆节前夕,小陈知道我已经可以很娴熟地聊天了,又为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QQ。他帮我下载QQ、申请号码、指导我设计密码,甚至恶作剧般地给我起了个网名:流氓。他怪声大笑着说,男的不坏女的不爱,谁说美女爱英雄?其实美女最爱流氓。大街上流氓不招人待见;网上你叫流氓,肯定有好多女人扑上来找你,请教你怎么耍流氓。

我还是没敢叫流氓,小陈走了我就改成牛忙了。不是牛虻,就是这俩字:牛忙。

牛忙在网上忙了半个月,照小陈的指教,先到新浪海聊,聊得不错就给领到QQ里来,在新浪里我叫的名字不少,就是没叫过牛忙。一到QQ里,人家看我的名字就问是不是牛虻写错了,我就打岔,说我没上过学更没看过牛虻,就是常听人家说起牛虻,以为就这两字儿呢。还真有实诚人上当的,当时就给我纠正,还问我:是不是也像牛虻那么帅、那么忧郁啊?我一律回答:鄙人严重影响市容,跟那个帅字一点不沾边。逗贫呗,不说北京人贫吗,那就贫给她们看。

其实多数都是泛泛之交泛泛而谈,在哪儿多大职业喜欢什么等等等等,最多贫几句,开一点半荤不素含山隐水的玩笑。古人真是厉害,那么早就知道聊以消遣,聊解寂寞,虽然此聊非彼聊,可是怎么就这么巧,都是这个“聊”呢?

故事就这么来了,它果然就发生了。

打开电脑,我照例先到新浪聊天室漫游,找那网名清新雅致的,打招呼,基本没人理我。正是晚饭后睡觉前的时光,网上的女人们都忙啊。闲极无聊,我统计了一下,这个“激情四十(1)”在线283人,明显是男人(主要看名字)的就有160多位,差不多二比一,比例失调,狼多肉少啊!连续找了四五个网名清丽的,一个个“你好”发过去,除了有一位回复一句“你也好对不起在忙”之外,其余的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百无聊赖,正要换一间聊天室看看,忽然一行红色宋体字蹦上来:对不起,我洗碗去了,你还在吗?网名“飘逝的云”,是我先前打过招呼的一位。

哈哈辛辛苦苦怎么还洗碗啊，应该叫他干啊。我迅即回复，欣喜之情跃然屏上，毕竟等了半天了啊！

飘逝的云：他不在家，只有我和儿子。对方的回答真老实。

能说你的职业吗？

飘逝的云：我是教师，你呢？

小报编辑，嘿嘿。你是哪里的？

飘逝的云：文人啊。周总理的家乡，你呢？

混饭吃的，什么文人。我北京。

飘逝的云：首都啊。

首堵，总是堵车啊。呵呵，这么说你是绍兴？

飘逝的云：啊？不会吧你，大编辑都不知道周总理的家乡是哪里？

我有点犯懵，怎么回事？周恩来的家乡不是绍兴？我平生最怕别人以为我欺骗，现在飘逝的云因为我说周恩来的家乡是绍兴而开始怀疑我说的职业是骗她，我有点沉不住气了。我说我一直记得周的家乡是绍兴，她坚持不是绍兴而是江苏淮安，并说她自己就是淮安人，从小就知道周总理是淮安人。若在今天，这个问题当场就可以解决，百度上一查，是非立判。可是，当时有没有百度我说不好，关键是我和她都不懂这个，不会运用这个方便的网络工具，只是在那儿打嘴架。中间她曾经建议：我们不要争了好吗，明天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呀。我说不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总理家乡何处的问题，我在意的是你说做编辑的都不知道总理家乡，你好像怀疑我的职业是假的了。她马上反击：要是这么说，你认为总理家乡是绍兴，是不是也在怀疑我说我家住淮安也是骗你啊？争论升级，焦点由一位伟人家乡何处发展到究竟谁在撒谎。最后她说，我们不聊这个好吗，我困啦，我看你是个认真的人，你有QQ吗？

我把号码打上去。她说声谢谢，道别，走了。

作为网上聊天者来说，这样的偶遇和争论实在是太普通了，但是我和飘逝的云这半小时的争论，却刀凿斧刻在我的心里。不是当时的这场争论有多么重要，而是此后发生的一切，注定会成为我生命中的永远。就像我身上的一块胎记，不管它长在什么部位，都无法把它抹掉，注定会成为我生命中的永远。

这些，当时的我也根本没有意识到，甚至一个小时后，我已经记不起她的网名了。

二、我简直成了一个小人，猥琐地走在街角，被鄙夷的目光扫射

第二天晚上，我打开电脑，还是进入新浪，还是“激情四十（1）”。几乎是刚刚进去，刚刚改好了网名，一行红字就出现在我面前：你好，你终于来了！是她，飘逝的云。在200多人的聊天室里，她如果不是盯住了屏幕看，绝不可能这么快就找到我。我有点感动，但没有表示出来，而是开了句玩笑：这么好啊，专门等我？是啊，我一直在等你，我在QQ上加你了，你没去吗？这么老实的态度，我顿时觉得我的调侃有点儿无耻。我说哎呀我还没去QQ，我的QQ刚申请没几天，没什么朋友，所以我不怎么习惯去。我这就去看看啊，你也来吧。她说好的，旋即“飘逝的云”飘逝了。

手忙脚乱进入QQ，果然有一个加我的信息。接受、点开，飘逝的云留言：你好，我今天刚好看见一张报纸，上面介绍周总理是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这么说总理家乡真的是绍兴，还是你说对了。

感动啊感慨啊！我早就忘记了昨天的争论。虽然当时也认真，那也多半因为要证明我对我自称的职业没撒谎，是为了顾及我的面子。在她的这份执著、坦诚面前，我简直成了一个小人！猥琐地走在街角，被鄙夷的目光扫射。

她来了，发给我一个黄颜色的伸手捂着嘴偷笑的表情：牛，忙啊？

我在新浪里面随便瞎起名，这个名字她是第一次见到。

牛忙：哈哈是啊，牛就是比较忙。

她又发来一个开怀大笑的图。

牛忙：你勇于承认错误，很好啊。我把感动藏起来，玩笑。

飘逝的云：我今天才知道的，以前一直以为我们这里是周总理家乡。

牛忙：叫老师吧，哈哈。

飘逝的云：好得意啊，你。

牛忙：你多大啊？你的资料里没写。

飘逝的云：去，哪有这么快问女人年龄的。

牛忙：呵呵对不住啊，那我就慢慢问，妹妹芳——龄——几——许——啊？

还是不说，回答我的是一个灿烂的笑脸。

聊天的气氛非常融洽。没有狡黠的试探也没有矫情的诘问，不虚伪不造

作，不冷淡也不过度热情。看不到她，可我真的感到了她的温柔敦厚，诚实而且有些稚气，如沐春风啊！这种感觉在我不长的聊天史上绝无仅有。这一天，我们聊了很久，她谈到她的工作，谈到暑假时曾经到过北京旅游，谈到她爱笑也爱哭……

牛忙：爱哭也爱笑的女人，心地善良、单纯、容易动感情，你不要遇到骗子啊，尤其是感情的骗子。

她立即回复一串惊叹号。

牛忙：怎么了？

飘逝的云：你聪明！

牛忙：那么你就是有故事了？可以说吗？

飘逝的云：你不是在采访吧？

牛忙：放心，我没那么敬业。

她慢慢地、迟迟疑疑地说起了她的过去。她出生在南京，父母都是军人，出生还不到三个月，父母突然双双被隔离审查。仓促中，她被送到苏北乡下，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两年后的冬天，母亲回来了，副营职干部，按战士待遇复员了。她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才见到了父亲。父女分离时她还不足三个月大，再见到父亲，她脑子里的爸爸只有家里照片上的一点概念，生疏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想卖弄了，插了一句：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的父母当时是空军？你出生在1971年6月下旬，最晚不过七月初？

又是一大片黑色的惊叹号，足有好几十个。

飘逝的云：你到底是谁？是不是认识我啊？

我用了和她惊叹号数量差不多的“哈”组成一个大笑：放心吧我们是昨天才认识的。我年龄大你很多，对当时的历史比较了解。青年军官一夜之间双双被隔离审查的，极有可能是林彪摔死以后的那个非常时期。林彪摔死给中国的政坛带来一场灾难，重灾区是军队，最重的灾区是空军。所以我猜测你父母当时是空军，他们是吃了林彪的挂落。你说当时你出生不足三个月，林彪是9月13号摔死的，波及到你父母那个级别，怎么也得20号左右甚至到月底了，所以我大致推断出你的生日。

她大概是惊魂甫定，好一会儿才打出三个字：你聪明。

总是被一位女士夸聪明，感觉真不错。我一笑：哈哈，这跟智力没关系，是知识，历史常识。你继续。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的工作落实到淮安一家中型企业，他们举家迁到淮安。很小就被送到乡下生活的她，在与父母团聚之前吃了不少的苦。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父母格外疼爱她，总觉得在乡下的几年亏待了女儿。这期间父母又为她生了一个妹妹，但她还是觉得父母偏爱她多一些。小学中学高中，平平淡淡，1988年（我已经知道了她的出生年月，她也就不怕提供年份之类的信息了），她参加高考，因为想离家近一点，报考了南京的一所大学。

父母了解她的单纯和善良，怕她上当，曾严令她上学期间不准谈恋爱。但是情窦初开的少女禁不住围追堵截的温情攻势，大学第三年，她与同学大明确立了恋爱关系。大明是陕西人，高高的个子，浓浓的头发，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俊朗帅气。她讲了许多他们相处时的趣事，还有大明追求她时采用的种种令她陶醉的小伎俩。看得出来，虽已时隔多年，她回忆起来还是不知不觉地陷了进去。

爱情的花季只持续了一年多，他们毕业了。父母帮她联系工作，只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南京，一是回淮安。而大明的父母在家乡也为他安排了不错的前程。何去何从，她没了主意，只好向父母摊牌。父母倒还开明，说，我们尊重你感情的选择，但不同意你嫁到陕西去。她自己承认，真到大西北那种风高物燥的地方生活，想一想就有点受不了。她试图说服大明留在南京，可是大明说家里坚持要他先回去再说。一对恋人踌躇再三，最后商定先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反正也不是急于结婚的年龄，工作一段时间再说。

她回到了淮安，到一所中学担任外语教师。在南京车站送大明的时候，她哭成了泪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单纯：这辈子无论如何也要和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可是仅仅半年之后，她发觉大明的来信越来越少。那个时候电话很不方便，好不容易打个电话过去问一问，大明也总是推说工作忙，让她不要多想。

女人的直觉是很厉害的，她感到不对头了，也不再写信催问，利用暑假的机会，对父母说要出去旅游，一个人悄悄踏上了西行列车。按照信封上留下的地址，她辗转找到了大明的家。大明的母亲好像早就知道有个她，对她十分热情。大明见了她也有一份惊喜，说你怎么不提前来信说一下啊，好去接你呢。可是她说，见到大明的那一刻，她就知道他们到头了。因为大明的惊喜有几分造作，“惊”是真的，“喜”就有点儿像是装出来的了，她说，眼睛是骗不了人的。

当晚，他们在大明家附近，在汉中那座小城的一个小花园里坐了整整一

夜。半夜时分，放不下心来的大明的母亲还特意送来一个西瓜，叮嘱他们早点儿回家休息。从大明母亲那过度热情而眼睛里却分明在担忧的神情中，“飘逝的云”更加验证了自己的判断，她直截了当地对大明说：现在我以同学的身份问你，我们俩的事情是不是到此结束了？大明回避不答，只说自己现在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不舍得放弃，始终就没有一句痛快话。夏日和煦的夜风中，看着身边这个曾经和她海誓山盟的男人闪烁的眼睛，她哭了，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说不出话来。他就哄她，给她讲工作中的趣事和烦恼，讲出差的所见所闻，却绝口不提校园初恋时铭刻在他们记忆深处的琐碎而甜蜜的故事，她说，那才是他们之间引为骄傲、甘之如饴的趣事啊。

时值盛夏，4点多钟天就蒙蒙亮了。毕竟是大学四年同窗，还谈过一场情深意笃的恋爱，她太了解这个什么都不说、坚决不表态的大明现在想的是什么了。她擦干眼泪，从容地抱住了大明，热烈而长久地拥吻了他，然后平静地对他说：送我到车站吧，我要回家。

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隔窗望着大明转身离去的背影，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这一路，除了太累的时候昏昏沉沉打个盹，她的眼泪几乎就没停过。她坐的是硬座，一路上那么多旅客，几乎就没人敢和她说一句话，一个默默垂泪的女孩子，威慑力就这么大！回到家里，平生从未沾过酒的她，到小店里买了一瓶二两装的北京二锅头，躲在房间里一口气灌下去，倒头便睡。旅途劳累、精神打击和二锅头的力量，使她昏睡了一天一夜。她说，那是她的初恋。一朵稚嫩的玫瑰花在黑夜中开放，然后凋谢，没有掌声，也没有惊叫，初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她讲完了，夜已经很深了。我不困，还想继续聊。察觉她的情绪有些落寞，我说，给你讲个笑话吧，帮你做精神按摩，抚平你刚刚撕开的伤口。

她发过来一个微笑：没有那么严重，都过去了。

牛忙：可是你刚才肯定掉眼泪了。

飘逝的云：是的，什么都瞒不过你。我想睡觉了。

牛忙：睡吧，这个时候你最需要一个长长的睡眠，醒了以后把过去的都忘记。

飘逝的云：谢谢你，我早就忘记了，是你让我重新提起的。晚安。

牛忙：呵呵，那么我要对你的失眠负责了。晚安，好梦。

三、飘逝的云：不要骗我，再遇到骗子我会死的！

从那天起，我们虽没有约定，但是每天晚上都会聊到很晚。11月下旬，有两天我因为出门没上网，回来后打开QQ，立即看到她的一连串留言：

哥哥你今天不来了？你有事忙了吧？

他今天出差了，儿子被婆婆接走。我一个人坐在这里等着你，还有小咪，我家的小猫，它在一旁看着我。

昨天你就没来，今天还不来吗？

哥哥我想听你的故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你的还没讲完呢。

下雨了，好冷啊，我不等你了啊。

我当即回复：我出差了，刚回来。让你这么等，感动！

可惜她没在，我的感动消逝在空气中了。等了一个晚上，她没来。又等了一天，还是没来。第三天……加上我的两天没来，这是一个多月的聊天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五天。连续五天杳无声息啊！我回来也已经三天了。三天中，我也不断给她留言：

你在吗？我是那天上午才知道要出门的，也不好在上上班时间上QQ告诉你。原以为最多住一夜就回来了，没想到多耽搁了一天。

我等你吧，你今天应该会来的吧？

夜很深了，估计你今天不来了，有事了？我睡了啊。

今天还不来吗？不会就此失踪了吧？哈哈。

面对的，永远是寂寥无声的空白。

我心里多了几分猜测，觉得她可能是因为等我两天都没等到，感觉受到了轻慢，有点儿赌气，面子上挂不住了。但我不能说破，说破了不但她会更挂不住，也许还会有更深一层的不满呢：你是谁呀？我等你干什么？别自作多情了你！这都是有可能的心理反应，我不敢触动这一节，只好一如既往上来等。

终于来了，一个淡淡的微笑：哥哥你好，不好意思，我生病了。

牛忙：哈哈，生病不用不好意思。不是相思病吧？我随口开了句玩笑就发上去，发过去马上就后悔，赶紧补了一句：对不起别介意。

晚了，她已经给了我一个火冒三丈横刀相向的头像：啊——呸！

牛忙：对不起，我开玩笑习惯了。

飘逝的云：没关系我知道，也跟你开玩笑呢。

牛忙：哈，假生气啊？那就是真……不逗了，你感冒了？

飘逝的云：嗯，那天下雨，感觉冷，后来才知道发烧了。

牛忙：哦，罪过罪过！

飘逝的云：谁的罪过呀？

牛忙：我我我，我给你留言就好了，可当时真的来不及了。

她发过来一串数字：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给我短信，但是不要打电话给我好吗？

牛忙：呵呵，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为什么不能给你打电话呢？

飘逝的云：我会紧张的，会说不出话的。

牛忙：哈哈，我真觉得你……

飘逝的云：什么？

牛忙：我没开玩笑，说的是现在的真实感受，我觉得你真挺可爱的。

飘逝的云：乱说了。

我把我的手机号码也打在了屏幕上，后面是我的真实姓名。

飘逝的云：谢谢你，收藏了。原来你也姓刘啊？真巧啊。

牛忙：这么说你也姓刘了？巧倒是不算巧，张王李赵遍地流（刘）嘛，不过咱们俩算是有缘啊。

飘逝的云：羞啊，什么缘啊。

牛忙：这没什么啊，缘，人缘情缘孽缘都是缘，不一定就是姻缘啊，哈哈。

飘逝的云：又乱说，继续你的故事吧，我想听呢。

我讲了中学毕业就去插队，为了每天两毛八分钱修理地球；讲了我们半夜里偷队里的花生煮着吃，用铁丝“钓”老乡的鸡，然后把鸡脖子一拧揣怀里就走，回到宿舍发现鸡屎弄了一肚子；讲了偷偷跑回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上贴诗词被打成反革命关了8个月又延长了插队两年；讲了那年春节一个女生因为家里出事不能回家过年，留在队里又怕队长那个老色鬼欺负她，于是我借口没钱也不回家，我们在一起过了一个春节却什么故事也没发生。

讲到这个，她说，我不信。

我说你还是信吧，当时那个姑娘够惨了，父亲自杀，妈妈在干校，她无家可归，我不能也不敢——不能趁人之危，也不敢冒犯红颜。我们那时候纯洁啊。

飘逝的云：你的老婆就是这个姑娘吧？